

凌濛初研究

冯保善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博雅文丛

凌濛初研究

凌濛初研究

1207.41
207

博雅文丛

凌濛初研究

冯保善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凌濛初研究/冯保善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博雅文丛)

ISBN 978-7-02-006895-1

I. 凌… II. 冯… III. ①凌濛初(1580-1644)-人物
研究②凌濛初(1580-1644)-文学研究 IV. K825.6 I 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3947

责任编辑:胡文骏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印制:李 博

凌濛初研究

冯保善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44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75 插页 2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978-7-02-006895-1

定价 2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凌濛初家世与生平行迹研究	(10)
第一节 凌濛初家世述略	(10)
第二节 凌濛初史实四考	(18)
第三节 凌濛初交游考	(28)
第四节 凌濛初与冯梦祯	(41)
第五节 凌濛初与王穉登	(51)
附录一:董斯张与冯梦龙及凌濛初交游考	(57)
附录二:曹学佺与冯梦龙及凌濛初交游考	(64)
第二章 凌濛初思想与文艺主张研究	(79)
第一节 凌濛初的思想及其形成的土壤	(79)
第二节 凌濛初与晚明哲学社会思潮	(97)
第三节 凌濛初与晚明文艺思潮	(108)
第四节 凌濛初的小说理论	(119)
第五节 凌濛初的戏曲理论	(132)
第三章 凌濛初创作研究(上)	(148)
第一节 凌濛初及其创作	(148)

第二节 “两拍”的现实意蕴	(174)
第三节 “两拍”的劝世说教	(186)
第四节 “两拍”的艺术创造	(200)
第五节 “两拍”的喜剧艺术	(209)
第六节 “两拍”艺术举隅	(221)
附录:凌濛初小说《韩秀才乘乱聘娇妻》 与《行孝子到底不简尸》本事补正	(241)
第四章 凌濛初创作研究(下)	(249)
第一节 凌濛初戏曲创作综论	(249)
第二节 《北红拂》《虬髯翁》合论	(261)
第三节 从传奇《红拂记》到明杂剧《北红拂》	(277)
第四节 凌濛初的《乔合衫襟记》传奇	(294)
附录一:《今古奇观》辑者抱瓮老人考	(308)
附录二:《今古奇观》平议	(315)
后 记	(341)

绪 论

一

迄明代嘉靖中后期,中国文学在经历了漫长阶段的萧条与沉寂后,随着小说、戏曲创作的复苏并逐步走向繁盛,终于迎来了又一个辉煌灿烂的黄金时代。而通俗小说的勃兴与传奇剧种的崛起,大众文学样式替代了雅文学形式的诗文,在文学殿堂中树坛标帜,则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

在这样一个崭新的文学时代里,优秀的作品如群星般闪耀,杰出的作家似雨后春笋般涌出。这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文学时代。凌濛初(1580—1644)正逢这文学的“盛世”,应运而生,以他出众的艺术才华、敏锐的洞察能力、深邃的社会体悟,不仅创作了《拍案惊奇》这第一部文人独立完成的白话短篇小说集,还在戏曲、小说理论与戏曲创作领域,同时做出了卓越的建树,这在晚明文坛,大约也只有冯梦龙能够和他媲美比肩。

以个人的力量率先创作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其于文学形式变革之意义自不待言。而作家能够走出这艰难的“第一步”,敢为人先,则取决于他先进的文学理念。其提倡小说写实、描摹人情日用,使他将创作视阈投向现实人生;主张文学自娱、娱人,强调形象教育、寓教于乐,使他既追求艺术形式的探索,也肩负着强烈的社会使命。作为个人独立创作,较之

冯梦龙编辑改定不同时期作品汇集而成的“三言”，“两拍”中表现出的时代色彩与时代印记更见突出与鲜明。就“两拍”所反映的内容而言，如商业的繁荣与商人地位的改变；传统女子贞节观的新变与对合理情欲的肯定；晚明多种社会矛盾的形象揭橥等，这丰厚的思想意蕴，也正是建筑其不朽文学史地位的重要因素及基础。

而在晚明，凌濛初的知名，却并非靠小说创作，其为人所知悉并得到称誉，乃因其曲学及戏曲创作成就。如汤显祖称其剧作“大制五种，缓隐浓淡，大合家门。至于才情，烂熳陆离，叹时道古，可笑可悲，定时名手”^①；骚隐居士张琦赞其制曲“调谐律吕，字洽阴阳，用韵尤严，写情欲溢。试为三复，其风雅不可想见哉”^②；沈泰选编之《盛明杂剧》汪彦雯评凌氏《虬髯翁》云，“初成诸剧，真堪伯仲周藩，非复近时词家可比”。所述都为凌濛初的戏曲创作。

凌濛初在戏曲领域的建树及贡献反映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曲学著作。闵宝梁纂《晟舍镇志》卷六“著述”门，所开列凌氏著作中，有《红袖曲谱》。如果著录可信，这应当是凌濛初的一部曲谱学专著，可惜迄今尚未被学界发现。虽然如此，附于《南音三籁》卷首的曲论专著《谭曲杂札》及《三籁》的编选分类、有关评点等，也足以使凌濛初在晚明曲坛占取重要一席。其论曲之本色当行、意调双美及戏曲结构等等，都在当时乃至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是戏曲创作。凌氏剧作，根据有关著录，有杂剧十二种，传奇三种。虽大半亡佚，然就存世之作言，如《北红拂》、《虬髯翁》，仍能见出其艺术造诣之一斑，也可见作者同时代人的奖誉，并非是完全的虚美，其声名亦绝非浪得。

三是戏曲整理。《南音三籁》为南曲选本,凡收录三十二位作家和佚名作者的散曲套曲一百套,小令二十八题;四十四部传奇戏文的一百三十六出套曲及十三题只曲^③。由于其中一些剧本已经亡佚,其所收曲,则又为后世辑佚的重要依据。关于该书的选辑点评校勘,袁于令、李玉在各自的序中,都给予了颇高的评价。如袁《序》说:“《三籁》一书,定于即空观主人之手。词不轻选,板不轻逗,句有赠字,调无赘板。能使作者不伤于法,读者不越乎规,有功于声教不浅。”^④李《序》认为在当时的曲选中,“求其选之最精当者,莫如《三籁》一书也。《三籁》分天、地、人三册,时曲戏曲,尽属撷精掇华。而其间句有乖劣,字有舛谬,亥豕鲁鱼,悉为考证。转仇板眼,的有正传。真词家之津筏而歌客之金鑑也。”^⑤由此可见其大端。凌氏还校勘评点《西厢记》及《琵琶记》。明清时代,《西厢记》刻本甚夥,其数约以百计,而凌濛初的《即空观鉴定西厢记》则在这众多的刻本中脱颖而出,成为名刻,目今重要的四种校注本,仍以之为底本,足见其分量及价值。

凌濛初的贡献与地位,可以论定;其成为一代名家,绝非偶然侥幸所得。

二

有关凌濛初其人及其创作与理论的评介,在他生活的时代,已经存在。如睡乡居士为其《二刻拍案惊奇》作序,介绍其作品;“两拍”刊刻,均有评点;汤显祖、张琦、祁彪佳等论其剧曲,冯梦龙评论并引用其《南音三籁》等。但客观地讲,评点序跋之类,既为数不多,其自身也不无随意,谓之点评随感可以,称其研究则

似乎有过。

严格意义上的凌濛初研究,则始于20世纪30年代,以孙楷第的作品本事考索专文为始作俑者。通观自20世纪30年代迄于今日的凌濛初研究,除去“文革”十年的空白,七十餘年的研究史,约略可分为前后两期。

(一)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

1931年,孙楷第在《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五卷第二号发表《三言二拍源流考》,对冯梦龙“三言”及凌濛初“两拍”中若干作品的本事进行了全面探考。初创之作,虽然个别考证不免牵强甚或存在疏误,但其开“三言”“两拍”专门研究之风气的先河,意义不同寻常。

在孙楷第考证的基础上,赵景深、叶德均、谭正璧、胡士莹诸先生相继有续作问世,对“三言”“两拍”本事的考证,益趋于深入全面细致。赵景深刊发有《〈拍案惊奇〉的来源和影响》(1933)、《〈二刻拍案惊奇〉的来源和影响》(1946)等专文。1963年,谭正璧积近四十年功夫完成的六十餘万言的《三言两拍资料》,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打成纸型(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刊印)。1965年,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二稿油印本广泛征求意见,其中第十四章《明代拟话本故事的来源和影响·〈二拍〉故事的来源和影响》专门考证“两拍”的本事(该书1980年5月由中华书局正式印行)。经过数十年的积累,“两拍”的本事来源考证,日趋完备。

叶德均于1947年7月完成初稿的《凌濛初事迹系年》,则是关于凌濛初生平行迹考证方面的一篇力作。叶氏发现嘉庆十年(1805)刊刻的《凌氏宗谱》,并从中见到了郑龙采撰写的一篇《别驾初成公墓志铭》,在此基础上,他又从相关别集、方志等典籍中

钩稽出若干资料,对凌濛初的生平行迹,首次做出了较详细的描述,使人们在研究凌濛初时,有了知人论世的大致依凭。

有关文献的刊印出版,也是该时期值得一提的业绩。《拍案惊奇》刻本不少,而《二刻拍案惊奇》刻本甚为罕见。1957年,王古鲁将其40年代在日本内阁文库抄得的《二刻拍案惊奇》标点注释,交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印行;继之又出版《拍案惊奇》校注本。小说之外,《南音三籁》明刻本也于1963年由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出版。拥有了这些以往难以看到的资料,对凌濛初及其创作研究,意义不可小觑。

(二)20世纪80年代迄今。

80年代以来,凌濛初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具体表现在:(1)资料建设方面,40年代王古鲁已经披露的日本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法库藏天下孤本明代尚友堂原刻本《拍案惊奇》,以及藏于日本内阁文库的明尚友堂原刻本《二刻拍案惊奇》,经由章培恒拍摄胶卷携回,并加校勘,在1982年8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分两册同时推出。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将该尚友堂原本影印发行。(2)作家作品研究次第开展,由资料考索,到既重资料,兼重视文本的研究,不断推出。

在资料方面,凌氏的《游杼山赋》、《七供》先后发掘出来,重见天日。凌氏交游材料,不断有新的发现。“两拍”本事考证,也有重要收获。资料的丰富,对进一步认识作家,带来了便利。

作家及作品文本研究方面,如对凌濛初与晚明社会哲学、文艺思潮的关系,凌濛初的思想内涵,凌濛初的戏曲小说理论、创作,也都展开了探讨。研究的范围日渐广泛,开掘渐次深入。

还应当一提的,是海外的有关研究。美国汉学家韩南的《凌濛初的初、二刻拍案惊奇》,前苏联汉学家沃斯科列夫斯基的《中

国古典作家凌濛初著作的题材与版本》等,在我国大陆凌濛初研究处于停滞阶段的 20 世纪 70 年代问世,是该研究领域不可忽视的重要成果。

三

丹纳《艺术哲学》中说:“每个时代都把悬案重新审查;每个时代都根据各自的观点审查;倘若有所修正,便是彻底的修正,倘若加以证实,便是有力的证实。等到作品经过一个又一个的法庭而得到同样的评语,等到散处在几百年中的裁判都下了同样的判决,那末这个判决大概是可靠的了;因为不高明的作品不可能使许多大相悬殊的意见归于一体。”^⑥作家作品的研究亦复如此,只有经过长时间多人的坚持不懈努力,不断地相互补充修正,日积月累,才有可能逐渐形成共识,达到研究的终极。这对我们从事凌濛初研究,应该有着重要的理论启示意义与实践指导意义。

在本书的相关探讨中,我们尝试着贯穿这样三个原则:

(一)知人论世。

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引言》中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⑦知人论世,也就是为了研究并进而了解作家的心理、灵魂,把握作家思想的脉搏,感受他心灵的跳动。知人论世,论史为了知人,知人是目的。要知人,要知的则是整体的人,而不是东鳞西爪、一知半解;是人的全体,包括他的生平、思想、所有的创作及创作的意义。既了解其成就,也知道其局限;既明白其伟大,也认识其平庸。

要做到知人,当然少不了论世。而所谓论世,了解其生活的时代,包括该时代的历史状况、政治经济、民俗风习、文艺创作、社会文艺思潮,这是大的环境;所谓“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⑧,作家所生活的具体环境,包括他的家族文化、地域文化、地方习俗民风,乃至其交游活动的圈子,谓之小环境,其为作家的诞生提供了具体直接的条件与舞台,对此做深细的探究,才能做到真正的知人。

(二)历史分析。

所谓历史分析,首先应该做的工作是还原,拂去千百年来历史尘埃的遮蔽,将作家放置到其原生的时代,根据彼时彼地的历史环境与条件,做出相应相宜的阐释评价。具体而论,将凌濛初置于明末的具体环境中,便既可以认清其作品中表现出的认同晚明社会进步思潮的来源,同时,对其创作中表现出的自然主义笔法、劝诫说教等,也就不感到奇怪。就作品论,则是要将其放到历史的原生环境中,了解它在当时的影响、地位。最直接的门径,便是看当时的有关评价。其次,所谓历史分析,还指要有发展的眼光,用更进步更先进的思想及文学审美观念,从历史的发展中,而不是作局部的凝固的审视,既要分析评判他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即文学史地位;也要认识其历史的局限和不足。当然,这两者有时又往往掺合于一体,如《拍案惊奇》作为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完成的通俗短篇小说集,在当时,一时轰动,洛阳纸贵;在文学史的发展长河中,开创奠基,厥功甚伟。但有时却因了眼光的不同会出现判然有别的评价,如凌氏的戏曲创作,就其自身成就及其在当时的评价,并不算低,但就文学史言,

其杂剧的体制,其过于强调场上而轻忽案头,在任何剧本最终的命运只能是供阅读的情况下,遭到历史的淘汰遗忘,实属于必然。

(三)回归文本。

德国伟大作家海涅有过这样的论述:“艺术作品愈是伟大,我们便愈是汲汲于认识给这部作品提供最初动机的外部事件。我们乐意查究关于诗人真实的生活关系的资料。这种好奇心尤其愚蠢,因为由上述可知,外部事件的重大性和它所产生的创作的重大性是毫不相干的。……诗人们是在他们作品的光辉中向世界现身露面,特别是从远处观望他们的时候,人们会给炫得眼花缭乱。啊,别让咱们凑近观察他们的举止吧!”^⑨这与钱钟书先生所说的:“如果你吃了一个鸡蛋不错,何必要见下蛋的母鸡呢?”庶几仿佛。话说得绝对了些,但的确又有它合理的内核。正是因为伟大的作品,才引起了人们对其创作者的关注,作品理应始终是我们研究的重心。文学史,不仅是文学形式的变迁史,更是名作佳篇的递进史。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而每一代的文学,都是以这个时代所产生的一批优秀的杰作为其标志的。如若没有了优秀的作品,文学也就失去了她存在的价值。回到文本,是文学研究的根本指归。回到文本,我们就是要将作品放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语境中,研究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作家的心灵轨迹,研究经了作家心灵的消化所表现出的时代精神的脉动、时代心理的变迁,以及作家惨淡经营的艺术美学创造等等。

本书共分四章。首章对凌濛初的家世、生平、交游等基本史实进行了考证,补充了一些新的材料,澄清了一些问题。第二章研究凌濛初的思想及其与晚明哲学、文艺思潮的因缘,和他关于小说、戏曲的理论主张,既是对他的理论建树在文艺批评史上的

具体定位,同时也为研究其创作,进行了一种探源的工作。第三、四两章,分别探讨了其小说、戏曲创作的思想文化底蕴及其艺术审美建构,希望能够对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的有关创作,做出更贴切合理的阐释,予其一个文学史上的正确地位。

我们试图走进凌濛初的世界,希望通过相关的探讨,还作家以原本,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凌濛初。

注 释:

① 徐朔方笺校《汤显祖诗文集》第四十七卷《答凌初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6月版。

② 张旭初删定《吴骚合编》卷四《夜窗话旧》附评。

③ 见陈多《凌濛初和他的〈南音三籁〉》,《中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1期。

④ 凌濛初选评《南音三籁》,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4月影印。

⑤ 同注④。

⑥ [法国]丹纳《艺术哲学》第五编《艺术中的理想》第一章《理想的种类与等级》,傅雷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7月版。

⑦ [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⑧ [法国]丹纳《艺术哲学》第一编《艺术品的本质及其产生》第一章《艺术品的本质》,傅雷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7月版。

⑨ 《莎士比亚的少女和妇人》,参见《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12月版。

第一章 凌濛初家世与生平行迹研究

第一节 凌濛初家世述略

晚明著名小说、戏曲家凌濛初，早年字玄房，号初成，一名凌波，一字遐斤^①，别号即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今并入湖州）人。

关于凌濛初的家世，在既往的研究中，人们并未给予充分的重视。20世纪40年代，叶德均先生撰《凌濛初事迹系年》，搜罗到嘉庆十年刊《凌氏宗谱》、同治《湖州府志》、光绪《乌程县志》等，由于体例所限，对于凌氏家世，也仅是约略言之。20世纪80年代后期，笔者因为做硕士论文的需要，搜集有关凌濛初的资料，在由凌濛初父亲凌迪知所编纂的《古今万姓统谱》中，获见其历代先人之传略。因为乃自述家世，也显得弥足珍贵。兹就历年积累，并吸收新近学界有关发现，对凌氏家世，试作考略。

谈及凌氏源流，明天启辛酉（1621）进士、归安人郑龙采撰写的《别驾初成公墓志铭》中说：“粤稽姓始，上古朱襄氏之苗裔，为周凌人，因以官为氏。自三国至元季，代有闻人：仕吴者曰操，曰统，为车骑将军。仕唐者曰准，为度支尚书。仕宋者曰景夏，为平章；曰哲，为华文阁待制。仕元者曰时中，为秘书监少监。时中生懋翁，为翰林直学士。世居吴兴安吉。懋翁之孙均德，始自安吉迁归安。均德生贤……子晏如……晏如生敷，出赘晟舍闵氏，遂为乌程人。敷生震……震生约言……约言生迪知……迪

知生五子,其四即公。”^②这段文字,从凌氏由来,到凌濛初所在支系的衍化,叙述颇为详尽,自然有所本。《墓志》篇末,谈到其撰作缘起,云:“归安郑龙采,为婺川令,道过楚时,何公为楚抚军,以同举辛酉,相友善,因就谒焉。谈及凌十九破丰寇事,津津不置……及采解组归,何公已殉难死矣。采遂薙发入弁山,不复与闻世事。忽凌公令嗣入山见访,袖中出一编,乃彭城殉节行略,属余为之志。”何公即何腾蛟,崇祯十六年起准徐兵备金事,时凌濛初为徐州判,两人交谊甚深。郑龙采由其同年何腾蛟处闻知凌濛初事迹在前,凌濛初之子呈乃父行略请其为墓志于后,这些,都为郑氏撰写凌濛初墓志铭提供了材料。而凌濛初行略,于其身世出处,必然言之详备,这更成了郑龙采交代凌濛初家世的重要依据,所以,墓志中对于凌氏支派的勾勒,应当是比较可靠的。

有别于《墓志》的讲门第、谈闻达,光绪十四年(1888)《凌氏宗谱·姓氏里居》则侧重叙述了凌氏的迁徙流播,云:“至于里居,溯三国时偏将军凌统,始为瑯琊莒人,继迁吴郡余杭……迨唐,元一公为歙州判,遂家于歙。其孙秀兰复迁富春,故殿暘公为富春人,后分其地为新城。至第四世策迁居宣城,其子国卿仍迁余杭。至第九世荣福任浦江县尉,属金华府,而其孙绩瑞为宁国同知,就居其地。其间宗族繁衍,大都以徽浙两处为多。至宋,待制公弼公由新安而迁居安吉,遂为居湖之始祖。至三十三世时中公以秘书监少监致仕,封吴兴郡侯,有孙二十人,适值元末,纷纷避地,于是程、安、武、德所属,如乌镇、南浔、双林、苕霅、练溪、晟舍,均留寓焉。至迁于嘉禾者,则有嘉兴、秀水、石门等籍;迁于江苏者,则有吴江、黎里、莘塔、平望、通州、太仓等处;而迁安徽之怀远、定远,则有寿十五、十六两支。大江以南,族姓散播,